

◆金国泉专栏·雷池著录

◆人间小景

◆风雅颂

武昌湖清水大闸蟹

武昌湖，位于我家乡望江县，其三面多山，有龙山、月山、黛山、椅子山、龙凸山、马山等，虽属低矮山丘，却青翠四季，疏朗而环，环的当然就是另一面的长江。它拥有天然水面十三万余亩。鱼类、贝类、甲壳类及水禽类等十分丰富，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武昌湖”牌清水大闸蟹。

据《望江县志》载：（螃蟹）每年秋冬之交行生殖洄游，为捕蟹季节，肉质细嫩。1950年代，通江河道建闸，洄游通道受阻，内湖资源锐减。1970年代从上海崇明岛采运天然蟹苗，向武昌湖等放流，至1976年，武昌湖清水大闸蟹产量达六万公斤，1982年达十五万公斤。至21世纪，“武昌湖”牌清水大闸蟹已成为国家A级绿色食品，驰名省内外，深受社会好评。2004年以来先后荣获“安徽名牌农产品”和“中国十大名蟹”称号，并在上海“长江水系河蟹展评会”上获得唯一金奖。

世间螃蟹可谓千万，但“武昌湖”牌清水大闸蟹与众不同。清透纯净的武昌湖水赋予了它天然灵性，与清纯，吸了天地灵气一般，十三万亩水面让它拥有青泥色的蟹壳，平滑而光泽；洁白晶莹的脐部，无瑕疵和污斑；蟹脚上毛长而呈金黄色，根根挺拔；蟹足金黄，坚实有力，人见人夸。

其实，国人食蟹的历史悠久，《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毕卓“一手持蟹，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嗜蟹成癖，常以诗换蟹，《丁公默送蛸蟹》一诗，其得意之状令人可掬：“堪笑吴中烧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他甚至发出“不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的喟叹。唐人卢仝也曾说过：“四方之味，当许含黄伯第一。”这里说的“含黄伯”当然是指螃蟹。除“含黄伯”之外，螃蟹还有许多别称，《抱朴子》称其为无肠公子，宋代傅肱《蟹谱》说：“蟹，以其横行，则曰螃蟹；以其行声，则曰郭索；以其外骨，则曰介士；以其内容，则曰无肠。”

不论是古典还是现代，螃蟹在中国文学及文人心中，一直褒多于贬，尽管其横行于河渠野田。《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虽各有说法，却多为内心溢美之词，宝玉说它“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竟无肠”，黛玉说它“蟹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宝钗说它“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李白爱诗爱酒，也深爱这无肠公子，在《月下独酌》中他赞道：“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据传，李白曾到过望江，也许他吃过“武昌湖”牌清水大闸蟹。

螃蟹在没有人敢食之前，一直不被人们看中，因此也就有了“第一个吃螃蟹之人”之说。相传大禹治水时，曾派社土巴解督工，为防止夹人虫（螃蟹）的侵扰，巴解想出一法，在城边掘条围沟，围沟里灌进沸水。夹人虫过来，就此纷纷跌入沟里烫死。烫死的螃蟹浑身通红，溢出鲜美香味。巴解好奇地把甲壳掰开来，大着胆子咬了一口，谁知味道鲜透，比什么东西都好吃。大家为了感激敢为天下先的巴解，用解字下面加个虫字，称夹人虫之扰为巴解所解，“蟹”的意思是巴解征服夹人虫，是天下第一食蟹之人。也许巴解就在雷池大地督工，尝的就是我们武昌湖的清水大闸蟹。只是我学识浅薄没法考证。

蟹乃食中珍味，素有“一蟹餐，顶桌菜”的民谣。它不但味美，且营养丰富，是一种高蛋白的补品。农历九月前后，雌蟹性腺成熟，称蟹黄；农历十月之后，雄蟹性腺成熟，称蟹膏。此时是食蟹最佳季。蟹的吃法多种多样，早在南北朝时期，人们以糖蟹为最，隋朝时就有了蜜蟹，宋代时，人们以蟹羹、蟹黄包子为美食。到了元代之后，人们又以醉蟹、糟蟹为上品。望江县城东门街曾有张奶蟹黄包子店，百年老字号，香飘十里。

吃蟹有文食与武食之分。据《考吃》记载：明代的食蟹工具有小方桌、腰圆锤、长柄斧、长柄叉、圆头剪、镊子、钎子、小匙八种，简称为“蟹八件”。通过垫、敲、劈、叉、剪、夹、剔、盛等动作，一只螃蟹能吃上几个小时，而最经典的最能吃的是“吃完一只蟹仍然是一只蟹”，似乎吃完后，看上去与食前没什么两样。这当然是文食。

我小时候对螃蟹知之甚少，甚至相当的厌烦，打鱼时，渔网上若出现几只螃蟹，会大惊失色，因为它会把渔网剪破，最要命的是弄得不好，它还咬人，我曾被它咬过，疼痛难忍。印象中被咬时，不能用，越用它咬得越紧。记得父辈们吃螃蟹像他们生活一样没有任何讲究：用荷叶将洗净后的螃蟹包好，外面裹上泥巴，然后送进灶膛里烘烤，然后将烤熟后的螃蟹连着它的外壳一同嚼着咽了下去，感觉就是武食了。乡人们的武食几乎什么也没有剩下，甚至连战场也无须打扫。

有人说螃蟹有四种：蟹肉一味，带着一丝甜；蟹膏一味，嚼着绵糯；蟹黄一味，蘸酱醋尤其鲜美；蟹子一味，鲜香入喉，回味无穷。“武昌湖”牌清水大闸蟹当然味味醉人。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与花木小坐

董改正

什么，心头有一缕烟一般的事物，在无声地弥漫。

搬家前两年，我和弟弟在野地里挖了一棵桑树，栽在后院灶屋外。那是棵奇异的树。野地里矮如灌木的小树，竟然疯一般地往上蹿，却也因为长速过快，竟至于无法自承其重。父亲立柱其侧，用麻绳将它抱住，也无法使它直立。父亲看着我们，说：“是要它猛长倒地，还是把树砍掉让它慢慢长，这是你俩的树，你们做主。”弟弟看着我，我只点头。父亲便拿来斧头，将它顶部斩去，树冠哗的一声倒在地上。我听到心里一声尖叫。那棵桑树开三季花，结三季果，都是硕大乌黑，甜蜜异常。便有满村的小伙伴前来讨要，给予他们的欢喜，比我自己吃了更甜。我家素贫，家父远徙而来，且敢直刚硬，难以融入社群，这棵桑树给了我少有的骄傲，卑微的、带着谄媚却又伪装成不在意的骄傲。

结完最后一次果实之后，深秋便到了。这时候的桑树已衣衫褴褛，令我心酸，常常恍惚觉得它便是我，它的努力便如我的努力一样。我常常在微凉的秋风中坐于其侧，给它捉虫，替它摘掉挂卵的卷叶，看着炊烟沿着清冷冷的瓦片流下，将它的枝叶渲染成遥远的模样。后来我去小城读书，父母在这一年搬到父亲的出生地。后来，我问弟弟：“那棵桑树呢？”他说，父亲那么

多东西要搬，哪里顾得上那棵树。那棵树就一直长在我的心里，与童年故乡的炊烟一起，摇着模糊的乡音。

一个朋友紧邻公园而居，他常常会在午饭后去公园闲走，看看花草，秋看树木。他说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工作、对家庭均已尽力，剩余的时间已然不多，那就留给花木吧。他让我惭愧。我曾经许诺过自己，来生要做一棵银杏树，可是此生我还没有认领一棵树，没有与它小坐倾谈，焉知来生它是否会认我为朋？不是矫情，非关诗意，我对庄生的齐物论甚为倾倒。一个朋友说，如果一个人能不在乎世俗的评判，在一株花木上得到由衷的欢喜平静，那才是真正回到了自我。我能吗？

我不能。我依然会有惊惧，会为半夜突然响起的电话而恐慌，会为不可挽留的离别而悲伤，会喜不自胜，会泪流满面，会陷入不可遏制的寒凉孤独，我只是个俗人。但我已学会常伴花木小坐，看阳光点染每一片叶子，看毫无耐心的鸟儿们上蹿下跳，听风，听雨，在短暂的时间里，把灵魂从身体里拿出来，在植物的绿光中濯洗一番，再放回身体，就像清洗一个结垢的茶壶。

与花木小坐，读“树犹如此”，读“今已亭亭如盖矣”，心头依然温热。或者很多年后，他人忆我，花木在侧，多好。



水亭村庄
汪丽娟
摄

◆信笔扬尘

奇葩母亲钱大妈

李大春

钱大妈是我妈，居委会里的大妈、大婶、大姐们，都尊称我妈为钱大妈。钱大妈爱调侃：她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因为她是钱的老妈。我也戏称母亲为钱大妈。

钱大妈九十几的人了，身子骨还算硬朗，但脑子却越来越糊涂了，对从前的事情絮絮叨叨如数家珍，而对刚做过的事情却如过云烟过目即忘。钱大妈原是居委会里的居民小组长，会挨家串户去通知居民领取节能灯泡、通知老人们去体检。后来，居委会知道钱大妈的脑子“浆糊”了，不下文就就把钱大妈这个义务小组长免了，就连每月一次居委会的“姐妹会”聚会也慢慢不通知钱大妈参加了，钱大妈说起这事就愤愤然的。

父亲去世后，钱大妈脑海里的“浆糊”越发浓了起来。几天前，钱大妈突然问我：“你父亲哪儿去了，我怎么找也找不着。”我说：“父亲都死了几个月，您怎么找得着呢。”钱大妈说：“不对，几天前我才看见他，我去抓他，就是抓不着。”钱大妈喃喃自语：自己就那么潇洒去玩，留我一个人在家孤苦伶仃的。

年前，我按父亲遗嘱嘱咐两万元给小侄子，我打电话给弟弟要卡号，弟弟拒收并说：“别寄了，留家用吧。”我说：“这是父亲的一点心意，就算留个念想吧。”弟弟勉强地给了个卡号并用短信告诉我若要汇款就汇一万七，余三千给妈过年。我按弟弟要求汇款后给了钱大妈三千元，钱大妈高兴得不行，拿了钱欢天喜地上街买新衣新鞋去了。过年，弟弟打电话拜年，无意中告诉钱大妈留了三千

块给她过年，这下可好了，钱大妈问我弟弟给我的钱拿哪儿去了。我说：“钱不是给你了吗？”钱大妈说：“别骗我，我没拿钱我自己会不知道。”我说那就打开您的抽屉找找看。钱大妈打开抽屉查了查自语道：还真是。几天后，钱大妈又问：“弟弟寄来的钱给我吧。”我说您不是看过给了吗。钱大妈说她记不得了。过了几天，钱大妈又说，你还是把弟弟寄给我的钱给我吧，我说您真忘了吗。又过了几天，钱大妈认为我是有意不给她钱，可怜兮兮地举了一个手指对我说：“你就分一千块给我得了。”我看钱大妈那副可怜的委屈样，笑了起来：“那好，我再给您三千吧，这下您可一定要记住了。”这次，我学精了，叫两个妹妹过来，当着她们的面点了三千元给钱大妈。钱大妈乐坏了，高兴道：“这下我再也不会叫你了。”可过了两天，钱大妈却又开始向我讨要那三千块钱，而且隔一两天就讨。我对钱大妈说，再次给您钱时两个妹妹在场可作证的。钱大妈说你们不要合起来骗我，我没拿钱我自己最清楚。我实在无奈，无言以答，我知道，就是再给钱大妈钱，她也还是记不的了。老婆见婆婆老问钱，很不高兴，说婆婆就是个财迷。我说：“她记不得了，你不要跟她计较，老来变三岁，她现在就是个小孩。”看来，为这三千块钱，我还需练好性子与奇葩母亲打耐心的持久战。

钱大妈常拿出一本相册端详，她说：“你父亲生前在相册里塞满了钱，转眼就不见了。”我想钱大妈是不是认为我拿了。我把相册拿出来详细看了看，发现相册里的照片

有些零乱，父亲一生严谨，要塞钞票肯定会把照片整理好，留出空白页摆放，且放照片的格子也塞不下大钞。我把这些分析给钱大妈听，并塞了张大钞露出大吃一惊给她看，钱大妈才不理睬这些，说亲眼看着父亲塞的不会有假，且隔三岔五一本正经说她相册中的钱没了。我无语，只好趁钱大妈不在时把那相册拿了回来，在空格上塞满钞票。一天，钱大妈高兴得手舞足蹈，举起相册大声叫道：春呀，春呀，我说这相册中塞满钱，你还不信，这会儿我不会骗你了吧。见钱大妈那兴高采烈的样子，我会心地笑了起来。

钱大妈爱钱，也就近几年。以前我听父亲说，抗美援朝时期，县政府号召全县人民为志愿军捐一架飞机，钱大妈不但把祖传的一块玉佩捐了出去，甚至连围裙上的两个银扣子都扯了下来捐了。如今的钱大妈爱财了，我问钱大妈您要这么多钱干吗，她说孙子大了，娶孙媳妇时我要见面礼的。原来钱大妈“浆糊”的脑海里藏着下一代。

钱大妈的记忆越来越差，我真怕哪天她忽然问我“你是谁”。我在钱大妈的口袋里塞了张名片，写上家庭地址和联系电话。我告诉钱大妈，您走到外面去若不认回家的路，您就拿出名片叫三轮车把您送回，要不就请人挂个电话。我不时还须检查钱大妈的口袋，看看名片在否。

钱大妈似乎有些傻了，但在我眼里钱大妈傻得可爱，儿忆是不嫌母丑的。每天我下班回家，见钱大妈坐在大门口，我就感到一种快乐与幸福，因为钱大妈就是我心中的一朵奇葩。

陈英的诗

呼吸逃出了我的视线

平顶上还有房，也是钢筋林立，鹤立于树梢
桂花树确实是不错的衬托
屋西，我的临时榻处，干燥的植物
屋东，上天正瞪眼窥视着父亲

这个时刻，我无法平静
娘在厨房，赶不走的蚂蚁
填满一屋
父亲的胸脯似远山的绵延
匍匐的幅度揪痛我的神经
我像个小偷，亦似偵查员
专注于一起一伏

秒针追了分针
分针追了时针
响午前的时分，针针咬住
三针有点不可交，有血

气若游丝
趁着高温，戴了顶太阳帽
走了条地下通道
以光速
逃离了我的视线
娘剥的豆角渗出乳白
父亲孩提时不见的那种乳白

父亲驾的鹤是白色的
如他的上衣
如他多年弹的棉被

躺姿，父亲
让他的呼吸偷偷逃出了我的视线
我是新睡的前奏
呼吸，一声不响逃出了
我的视线，我的世界
空白和疼痛似铅
灌满了我
我是多么的糟糕

西边云彩含着雨

云是黑的，变了性
路是直的，不要犯困
清晨，我从山里出来
一片竹林，底下无笋有茵
露珠沾满头和鞋尖
好晴朗的天空

适合舞之
配合云之诡秘
掐把韭菜
问鸡借两只蛋
佐之二两酒

让绯红
去村

生活的模样

早上折了根柳枝
旁边的一只白鹭鄙视地望了望我
莲和藕的徜徉是安静的
一抹红滴着汗珠从身旁疾驰
晨光柔嫩
像娘的蒸蛋

冲个澡，渍被洗进下水
昨日的疲劳，似芝麻馅的汤圆
一口一只
被胃消化，出门
又是艳阳，赖在秋天里的
炙热
我像那枝被折的柳枝
似懂非懂

烙块饼，夹些绿、红和黄
生活的模样
梳下花白，也可以喷点香水
生活需要这个模样

无法阻止玫瑰的绽放

红色的风，入秋后带着声响
一朵便可摇曳
阳台隔着的桌，咕咚咕咚
是五公里外外婆的纺锤
躺在沙发里，一朵又一朵
无法阻止地绽放

露珠沾满了秋意
那幢高楼，节能灯映出
疲惫以及不堪
晚八点后为何还套了虎皮制服
打开任何一面的扇窗
也有一朵接着一朵
绽放

